

白宫生活



[美] 隆内尔·艾克曼 著

李彦 译

新华出版社

白 宫 生 活

〔美〕隆内尔·艾克曼 著

李 彦 译

王中一 李达章 赵颖南 校

新 华 出 版 社

THE LIVING WHITE HOUSE

Lonnelle Alkman

White Hou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据白宫历史协会1982年版译出

白 宫 生 活

〔美〕隆内尔·艾克曼 著

李 彦 译

王中一 李达章 赵颖南 校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25印张 80,500字

1988年8月第一版 1988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7,800册

ISBN 7-5011-0198 1/G·56 定价：1.20 元

前 言

我丈夫和我十分乐意向你们这些前来参观白宫、并且可能把它完全视作博物馆的人，谈一谈有幸住在这座宏伟的宅邸里究竟意味着什么。

住在这所宅邸里犹如置身于美国历史之中，这是一种令人难忘的经历。你穿行于厅室之间，宛若回到了往昔的岁月。如果这些厅室的四壁能够启齿倾诉的话，它们会如何向我们讲述1800年亚当斯* 夫妇刚刚迁入这所尚未竣工的大厦后的生活情景呢？它们又会如何讲述林肯当初是怎样满怀同情与理解，同正在为维护国家统一而战斗的前方将士的妻子、母亲交谈的呢？

像历届总统的妻子一样，我曾经有机会从高大铁门内外打量这座古雅的建筑物。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我曾经很开心地在白宫南草坪上滚过复活节彩蛋；在我丈夫担任加利福尼亚州长时，我还曾经愉快地应邀出席约翰逊和尼克松

* 约翰·亚当斯（1735——1826），美国第二位总统。——译注

两位总统为各州州长举行的宴会。但我从来没有料到，有朝一日我也会在这样的迷人的晚上，以白官女主人的身份出现。

像其他总统夫人一样，我发现作为白官女主人的好处之一，就是你能将一些历届政府曾经使用过、尔后又收藏不用的家具和陈设品，重新摆设到这座府邸里，从中可以感受到一种乐趣。我还发现，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厦也是提倡“养祖父母计划”（该计划帮助上年纪的人照顾残疾儿童）和反吸毒运动等有意义的全国性事业的最佳论坛。

但是，我们在这里享有的殊荣也有其另一个方面。自从发生暗杀我丈夫未遂事件以后，我们的来去行止和在白官院子里的日常活动所受到的限制，比以往任何一个总统家庭都更厉害。每次我丈夫平安无恙地回到我们家庭的居住区，我心里总像一块石头落地一样感到特别宽慰。但愿折磨过以前几位总统家庭的悲剧从此不再在白宫里重演。

在你阅读由白宫历史协会出版并由全国地理协会发行的《白宫生活》第七版时，我希望书中叙述的故事能使你对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国家纪念建筑物有个新的了解。

南希·里根

目 录

一、向首长欢呼.....	(1)
二、宴乐开先河.....	(21)
三、第一家庭的家庭生活.....	(57)
四、经年老屋.....	(92)
五、总统园林	(103)
六、最孤寂的地方	(116)

一、向首长欢呼*

白宫是一份属于每一位美国人的民族遗产。它是总统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因此，公民们都把目光转向那里，指望他们自己选出来代表大家的那个人能领导他们前进。任何别的选举产生的官员都不象总统那样直接向他们负责。他们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而他的家也就是他们的家。

第一位住进白宫的行政首脑约翰·亚当斯曾经写道：“合众国的人们！总统为了你们的幸福如何日夜操心，你们知之甚微啊……。”

富兰克林·罗斯福有一次在他的著名的炉边谈话中说：“我从未忘记，我住在一幢属于全体美国人民的房舍中，我受到他们的信任。”

1790年，国会决定在波托马克河畔的田野和树林中建造

* 《向首长欢呼》是一首歌，自1828年前后开始经常在美国总统公开露面时演奏。歌词引自英国著名小说家、诗人沃尔特·司各特1810年出版的长诗《湖上夫人》中的一首《船歌》，詹姆斯·桑德森谱曲。——译注

这个国家的永久性首都。十年后，这座总统官邸接纳了它的第一位主人。从此，这里就成了施政的中心，成了这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晴雨表。这座大楼曾遭入侵之敌的践踏和焚烧，目睹过庆祝胜利的盛典和经济萧条的景象；这里既举行过豪华的婚礼，也映现过悲壮的国葬行列。

今天，带有圆柱门廊的白宫矗立在华盛顿市中心一片林木葱笼、绿草如茵的绵延起伏的场地上，透着一种质朴自然的魅力，与昔日欧洲王朝的那些宏伟华丽的宫殿迥然不同。虽然有高高的铁栅栏把它同川流不息的车辆和熙来攘往的行人隔开，但在来访的英国人眼里，它看上去仍然“象一座英国的俱乐部”，就象著名小说家狄更斯1841年在拜访约翰·泰勒*总统以后所描述的那样。

对于一个不畏当今君王的威势、蔑视当今君王的浮华气派而诞生的共和国来说，行政首脑的总部有这样的外观是十分合适的。

住过这座房子的头四位总统——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詹姆斯·门罗——都是由于献身于美国独立事业并参与制订宪法而取得担任国家最高职位的信任状的。

乔治·华盛顿虽然被尊崇为“国父”并被誉为“国人心目中的第一伟人”，他却是唯一没有住进白宫的总统，因为在联邦政府从费城迁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有乡村特色的

* 约翰·泰勒（1790—1862），美国第十任总统。——译注

首都之前，他已结束了自己作为行政首脑的任期并且与世长辞了。

尽管如此，华盛顿的端庄大方和高雅情趣仍然在这座宏伟壮观的十八世纪的建筑物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座建筑物的房址是他选择的，经过民主的公开竞赛以后，又是他亲自批准了爱尔兰建筑师詹姆斯·霍本提出的质朴而和谐的大厦设计方案。

从一开始，这座“总统的房子”（华盛顿总喜欢这样称呼它）就注定会成为演出一系列事件的舞台，这些事件标志着这个国家从一个绵亘在大西洋畔的不到二十个州的国家发展成一个一直伸展到太平洋内的世界强国的进程。杰斐逊总统就任后不久就在这里制订了购买法属新奥尔良港*的计划，从而使美国人可以利用密西西比河口进行贸易。

这一举动将具有深远影响。在拿破仑突然表示不仅愿意卖掉这一港口，而且准备卖掉从密西西比河一直延伸到西部的整个大片荒原之后，杰斐逊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这项条约名为路易斯安那购置协议，是由杰斐逊的特使詹姆斯·门罗**和美国公使罗伯特·利文斯顿***在巴黎与拿破

* 新奥尔良原为法国领土，1801年，拿破仑将包括它在内的大片法属领土（共865,000平方公里）以每英亩八美分的价格卖给了美国。——译注

** 詹姆斯·门罗（1758—1831），美国第五位总统。——译注

*** 罗伯特·利文斯顿（1746—1813），美国外交家，1801年任美国驻法兰西公使。——译注

仑的代表谈判达成的。尽管对这一交易是否符合宪法连杰斐逊本人心里都存有疑虑，条约依然获得了国会的批准，使这个年轻的共和国的领土差不多扩大了一倍，其代价却只有一千五百万美元。条约还突出地说明，杰斐逊当时为勘察这一地区而已经派出的“刘易斯—克拉克考察队”^{*}是符合实际需要的。

1829年，倔强而狂妄自大的安德鲁·杰克逊^{**}搬进了“总统的房子”。这个“老山核桃”是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辽阔边疆进入这座行政首脑办公室的一个人。他在1828年总统选举中赢得的压倒胜利，清楚地显示了更加符合民主原则的人数日增的选民所拥有的新的政治力量，并且使东部那些贵族政治家注意到了生活中的一个严酷的事实：从今以后，国家领导权必须与西部的人民共享。

杰克逊就任总统的头几年就卷进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源出于南方各州和北方各州之间的激烈的区域性对立，它是最终发生有关联邦生死存亡的那场血战^{***}的预兆。

1832年，这场持续已久的争论发展到了顶点，因为南卡罗来纳州取消了一项联邦为帮助北方制造商而对外国进口货征收的关税。杰克逊总统在白宫发表声明提出警告。他在声

^{*} 1804—1806年，杰斐逊派自己的秘书刘易斯和克拉克对美国新获得的领土进行了横跨大陆的勘察。——译注

^{**} 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美国第七位总统。——译注

^{***} 指1861年至1865年的南北战争。——译注

明中把南卡罗来纳州提出的关于州权的要求以及脱离联邦的威胁称为“致命的论点”，并说这种论调一旦得逞，“我们现有的这部完善的宪法就白制定了”。

为了以行动作为他的言论的后盾，他派军舰去控制查尔斯顿港，并且表示，如果有必要，他将动用联邦部队。武装对抗似乎已迫在眉睫，但由于杰克逊采取了坚定的立场，随后，国会又作出了普遍减少进口税的规定，紧张局势缓和了，危机过去了。

三十年后，亚伯拉罕·林肯在内战斗争的漩涡中心——白宫里承受了这场无法抑制的冲突所带来的令人心力交瘁的重担。经过军事上的严重挫折和卑微的党派斗争，面对着冷酷的批评和把他丑化为小丑及魔鬼的漫画，他维系着遭到损伤的团结的纽带，直到国家重新获得统一。

西奥多·罗斯福*也到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房子里工作和生活以后，曾经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无时无刻不想到林肯，想着他蹒跚的身影，朴实的作风，还有那张呈现着力量、又微带忧伤、布满深深皱纹的面庞。我在每个房间和大厅里都感觉到他的存在……在我看来，他是已故总统中最最实际存在的一位。”

但是，这座大厦之所以对大多数美国人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其根源并不仅仅在于它与出力缔造美利坚合众国的

* 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1901至1909年任美国总统。

——译注

伟人们有着密切的联系。

白宫这一久已流行的名称，直到西奥多·罗斯福任总统时才开始正式印在总统的信笺上。它是国家的力量和威望的活的象征。行政首脑这个职位，是政权的拱顶石。在国会和最高法院的左右配合下，白宫是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活动的中心场所。

在这个紧急事件层出不穷、通讯联络迅速的世界上，白宫已成为全球的注意中心，犹如四面八方强烈而连续不停的探照灯光集中的焦点。为了满足人们希望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的要求，一百五十名到二百名男女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代表着杂志、报纸、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经常报道总统和第一夫人的活动。另外还有将近一千五百人持有证件，可以到白宫参加外国官员来访等特定活动。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到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来讨论全球问题的外国领导人络绎不绝，而且越来越多。通常还要在白宫正式设宴款待贵宾。人人都热切地巴望得到参加这样的宴会的请柬。为欢迎来访的政府首脑和在位君主所举行的国宴肯定是白宫最有魅力的活动之一。

总统和夫人在耸立着白色圆柱的北门迎接贵宾，然后陪同他们来到二楼的黄色椭圆形会见厅。在那里，他们与国务卿等其他高级官员相见。与此同时，其他百余名客人纷纷来到南门廊，把外衣存放在外交接待厅后沿着大理石楼梯上到举行国事活动的那一层楼。在那儿，他们每人都收到一张说明座次安排的卡片，并由交际官（从军队中遴选的军官）领

往东厅。途中他们走过门厅。那里，身着红色上衣的海军陆战队管弦乐队（1801年以来一直归总统专用）正奏着欢快的流行乐曲。在他们进入东厅时，另一位交际官通报每一位新到的宾客的姓名。

突然，交际官们喀嚓一声全体立正，音乐也转为激动人心的进行曲旋律。这时，总统和夫人正陪同贵宾从总统家庭居住的那一层楼沿着宽阔的楼梯走下来。到了阶梯下面，他们停下来摄影留念。以后，在熟悉的《鼓声隆隆，号声嘹亮》的乐声中，以及接着在欢快的《向首长欢呼》的进行曲旋律中，总统一行沿着铺有红地毯的走廊进入东厅。

男女主人组成正式的迎宾行列，按照礼宾顺序与每一个人招呼致意，并把他们介绍给贵宾们。最后，总统伸出胳膊，让地位最高的女宾挽着，朝国宴厅走去。后面是总统夫人挽着地位最高的男宾的手臂，其余来宾依次走进大厅。

公众不用等多久就能得知宴会的详细情况。第二天的报纸将刊出白宫记者关于来宾、菜单、文娱演出的报道。为了获得这类消息并在报道中添加一些亲临其境的描述，一些记者长期以来就获准可以出席宴会后的文娱演出，并与来宾自由交谈。

为了帮助报界了解情况，约翰逊总统让人安装了一套电子装置，使聚集在另一间屋子里的新闻界人士可以听到两位国家首脑在宴会上照例要发表的祝酒辞。政治记者在仔细聆听他们致词中的每句话、每个字，并且留意其中的一切细微差别以后，即可决定引述他们的哪些话语，也许还能察觉到

一些微妙的含意，由之可以看出国际政策的变化。

里根总统在进入白宫后最初一年半的时间里，就款待和会见了数十位世界各国领导人。这些领导人来自：从远东到西欧，从墨西哥、委内瑞拉到以色列和埃及。1981年8月5日，他与埃及总统萨达特所举行的会谈是其中最重要的会谈之一。萨达特通过与以色列签订协议为中东和平做出了贡献。但是，两个月后，他在开罗被一些狂热的穆斯林恐怖分子暗杀了，他的贡献就此告终。

从另一个更有亲密感的方面来说，白宫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一百八十多年来，它一直是总统家庭的住宅，如果按民主的精神延伸出去，它也就是所有美国人的住宅和家庭的代表。

联邦成立之初，从亚当斯夫妇的时期起，这个“第一家庭的住宅”就象一面镜子一样反映着美国普通家庭的风尚和观念、装饰布置和起居用具的特点。对那些墨守欧洲宏伟华丽官邸所遵循的社会政治传统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不仅如此，白宫里的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还给这个国家的权势中心带来了一种普通人所能体验和理解的温暖而充满人情味的情调。

例如，1800年11月，到了亚当斯总统该搬进这座尚未竣工的潮湿的行政大厦之时，他们是很不乐意的。当时这座大厦尚处于草创阶段。而且亚当斯的任期仅剩下四个月了。这座临时住宅当时的条件使亚当斯夫人感到十分懊丧。她给当时在马萨诸塞州的女儿写信说：“这所房子经过修整，看上

去似乎是可以住人了”，但是主要的楼梯尚未建起来，没有一套房子完全竣工。“在这座巨大的建筑物中，连有事招唤仆人用的铃一个都没有。”

由于木柴不足，无法把楼内的众多壁炉生上火，亚当斯夫人阿比盖尔的风湿病又犯了“……老冻得哆哆嗦嗦的”，她抱怨说，“房子四周都是树林，可就是没有木柴，难道你能相信吗？这是因为找不到人去砍伐、搬运！”

亚当斯夫人操持家务所遇到的最出名的问题，如今在白宫的晚会上仍是逗人发笑的话题。她说，由于外面“连最起码的栅栏、院落或其它可利用的东西都没有”，她只得把洗好的总统的衣物晾在尚未完工的宽敞的东厅里。而那里本该是用于接待客人的富丽堂皇的厅堂中最精美的一座。

足以与亚当斯在个人生活方面所感到的不舒服相比的问题，就是他那行将下台的政府在政治上发生的种种变迁。从他开始，每位总统在职时都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自己的个人生活，一种是国家的公务生活。

托马斯·杰斐逊是一位学者兼绅士。他使那些联邦主义者*感到惊慌失措。他们预言他的平等信仰会带来混乱和破坏。相反，他却保持着个人温和有度的气质和雍容高雅、才趣横生的社交风格。这些都与首都四周那原始荒芜的景象形

* 联邦党，是美国独立后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奴隶主利益的政治集团，因拥护1787年联邦宪法得名。该党主张加强联邦政府权力，仇视民主力量，执行亲英的对外政策。其对立党派是以杰斐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译注

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位丧妻已久的总统肩负着领导一个在充满敌意的君主国的世界里起步的年轻共和国的重担。为了使自己在完成这一重任之余能够松弛一下，他重新恢复了过去在蒙蒂塞洛家中养成的业余爱好。他拉小提琴，试种一些常见的或稀有的植物，还训练他心爱的反舌鸟从他的嘴唇上啄食，或者跟在他后面往楼梯上蹦。

詹姆斯·麦迪逊总统和妻子多莉曾在白宫度过了一段恬静的幸福时光。亲切和蔼的多莉在这里慷慨地招待过很多客人，直到1812年战争期间白宫毁于兵燹，他们才不得不离开这座大厦。

华盛顿·欧文* 有一次参加了麦迪逊夫人主持的享有盛名的“星期三晚会”后，曾形容她是一位“漂亮、魁梧、丰满的妇人”，而“可怜的杰米（麦迪逊总统）则是……一个干瘪的小苹果”。另一些人赞颂这对夫妇互相之间的忠诚和敬爱。多莉自己曾经写道，这位乖觉敏感、办事认真的总统是她“亲爱的小丈夫”，而总统则说，每次同她谈话总是妙趣横生，引人开怀大笑，就象长时间在公园里散步一样使人心旷神怡。

在离现在较近的一些总统中，伍德罗·威尔逊在外人眼

* 华盛顿·欧文（1783—1859），美国散文家，小说家及历史学家。——译注

里常常完全是一位严肃稳重、博学多才的教授的形象。然而，在他的妻子埃伦去世以前，在他那个关系亲密、感情弥笃的家庭里，他却是一位活泼的、爱开玩笑的人，喜欢合唱，模仿别人，还喜欢作打油诗。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切哀痛以后，威尔逊总统再次结婚。在第二位妻子伊迪丝身上，他重新体验到了他原来从不曾期望能再次获得的幸福。如果没有她的“爱和关怀……我不相信他还能活下去”，威尔逊夫人的社交秘书伊迪丝·贝纳姆在后来那些阴郁的日子里写道。在那之前，威尔逊曾顽强地为国际联盟开展宣传活动，但结果却是枉费心机。由于如此的紧张劳累，他成了一个瘫痪在床而心灰意懒的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较为平静的年代里，艾森豪威尔夫妇在白宫建立了他们的家。在这位笑颜常开、受人爱戴的将军戎马倥偬、四海为家的军人生涯中，这里是他们居住时间最长久的一个家。

“我看着我孙儿孙女们在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房间里长大成人。”艾森豪威尔夫人在离开白宫以后写道，“在这里，我的儿子和儿媳同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夜晚。”

卡特夫妇的生活反映出许多南方小城镇（如他们的家乡佐治亚州普莱恩斯）中所能见到的那种轻松随便的气氛。1977年初在首都到处流传的一个小故事多少可以说明他们的一些作风。卡特夫人到达白宫后，马上就拿起电话，要求接到“吉米”那儿。总机反过来问道：“哪个吉米？”

里根总统和夫人南希给今天的白宫生活带来了一点加利